



罗常培
著

中国语言与文化

堪称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全面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中国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言与文化 / 罗常培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7.11

(鸿儒国学讲堂)

ISBN 978-7-5546-1008-4

I . ① 中… II . ① 罗… III . ① 语言学—研究—中国
IV . ①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7908 号

责任编辑: 蒋丽华

见习编辑: 顾 熙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瞬意

书 名: 中国语言与文化

著 者: 罗常培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 //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h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40 1/16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1008-4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上编 语言与文化

- 序 / 2
- 自 序 / 4
- 第一章 引言 / 6
- 第二章 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 8
- 第三章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 16
- 第四章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 23
- 第五章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 57
- 第六章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 72
- 第七章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 85
- 第八章 总结 / 95
- 附录一 汉字的语音是古今一样的吗? / 110
- 附录二 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 / 113

下编 中国人与中国文

自序 / 122

中国人与中国文 / 124

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 / 129

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所应注意的几件事 / 138

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 145

从文艺晚会说起 / 156

误读字的分析 / 161

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 173

汉语里的借字 / 178

从昆曲到皮黄 / 183



上编 语言与文化

序

陆志韦

自从语言跟文字分了家，语言的地位让象形文字占了去，人已经忘了语言是劳动的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跟所谓思想方式全是手跟发音器官联同创造出来的。人要是不能说话，就不会有合群的工作，也不能把劳动的方法传授给别人。比较复杂一点的机器也全都是手眼口腔联络着工作，才能制造出来。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至多不过是古人劳动的记录。文字脱离了语言，脱离了生产，哪里还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呢？

莘田先生写了这本小书，书名是“语言与文化”，不是“文字与文化”。这在中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成绩已经是很可观了。我希望中国人的研究语言从此走上了科学的大路，也就是走上了群众路线。中国文化是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中国话（特别是汉语）是中国人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工具。所谓“文物制度”“书

画琴棋”，那是少数人的。汉字也是少数人的。

我念了莘田先生的书，不由得想到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是何等的可怜。比如我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的，可老得在汉字上“钻点子”。前些年甚至于不敢把研究的目标说给人家听。莘田先生这书的内容大部分也还得在汉字上下功夫，因为中国话的历史全部是用汉字写下来的，除了少数民族的一些近代史料。

语言学的工作，它怎能配合上建国的事业，那得靠一些认清任务的人来继续努力，通同合作。中国话的条理，它的结构、范畴，究竟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关系，我们该怎样用语言的工具来改进中国文化，那工具本身该怎样修改，这些问题是极难回答的。

1950年1月，陆志韦敬祝莘田先生成功！

自序

这本书前七章的初稿是1949年1月28日深夜，就是夏历戊子除夕，才完成的。当时北京虽已和平解放，但人民解放军还没开进城内。在我写完末一个字把笔撂下的当儿，真没想到在北京解放的周年纪念日，它会全稿印就，将要跟学术界见面了！

1943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办的文史学讲演会，我曾经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公开讲演过一次，并且由马汉麟同学把讲演纲要记录下来：这本书的间架从那时候就建立起来了。

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一一直被别的事情打岔，始终没机会写定。1948年过完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后，围城中无事可做，除了对于沙滩区同人的安全问题略效微劳以外，集中精力来写这本书。炮声和冷弹并没影响我“外愈喧而内愈静”的心理。记得当年长城战役促成我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卢沟桥烽火促成我的《临川音系》；那时的心境虽然跟前年岁暮迥不相同，可是忠于所学的态度

前后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的思想意识逐渐地起了转变，对于这本书的看法也放弃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旧观点。所以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和学习，直到前七章都快印好了的时候，才把第八章“总结”做成。

全书的内容、旨趣和观点，在“引言”和“总结”两章里已经交代过了，这里无须再多说。材料虽是从各方面搜集来的，但贯串编排却是我自己的初次尝试。不用说，形式和实质上的缺陷当然很多，还希望读者们切实批评，好让它能有进一步的改善。

让我首先谢谢吴玉章、陆志韦、向觉明、季羨林几位先生！承他们详细地校阅原稿并给了很多有价值的批评或改正。陆先生为鼓励著者，还给这本书作序。其他对于这本书的完成，直接间接有所帮助的，除了在书里已经声谢的以外，我还得郑重地谢谢王利器、吴晓铃、周定一、俞敏、殷焕先、张清常、陈士林、喻世长、杨志玖、齐声乔诸位先生！他们对于补充材料、审核内容、校对印件各方面，分别尽了相当的力量。全稿的抄写是由许建中、张立仁两个同事协助完成的。

本书的刊行承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曾昭抡先生、出版部李续祖先生和诸位工友们帮了很大的忙。它现在所以能够和读者提早见面，完全靠他们的鼓励和合作。我在感谢之余同时觉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和集体力量的伟大！

1950年1月31日，北京解放周年纪念日，罗常培序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

第一章 引言

美国已故的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①帕默（L. R. 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②另外有一位人类学者戴乐尔（E. B. Tylor）也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③。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并且可以知道它们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博的。

① Edward Sapir, *Language*, p. 221.

② L. R. 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p. 151（以下简称 *Modern Linguistics*）。

③ E. B. Tylor,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J. A. L. X VIII. 1889, pp. 245~272.

本编的企图想从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其中涉及语义学 (semantics) 一方面较多, 很少牵涉语音学和语法学两方面。我的计划打算分六段去说: 第一, 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 第二,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第三,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第四,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第五,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第六,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很要紧的问题。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 那就可以给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这在外国本来不足希奇的, 萨皮尔以语言学家晚年转向人类学^①, 马邻诺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以人类学家晚年转向语言学^②, 便是很好的例子。以作者的学识而论, 本来不敢攀附这两位有名的学者。况且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 临时搜集材料一定免不了疏陋的地方。本编发表后, 作者恳切希望语言学 and 人类学两方面的通人加以严格的指正, 或者可以使他的研究成果将来有圆满的一天。

① 例如, E. Sapir, *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Method*, Memoir 90, NO. 13, Anthropological Series, Canada Department of Mines, Ottawa, 1916 (以下简称 *Time Perspective*)。

② 例如, B. 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London, 1935; 和他的 *Supplement to 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第二章 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的过去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来。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是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例如，英语的pen是从拉丁语的penna来的，原义是羽毛（feather），最初只严格应用在原始的鹅毛笔（quill pen）。后来笔的质料虽然改变，可是这个字始终保存着，于是在古代本来含有羽毛意义的字现在却用它来代表一种有金属笔尖的文具。反过来说，如果分析这个现代语词和羽毛的关系也可以教我们知道一些古代笔的制度。又如英语的wall和其他印欧系语言含有“墙”的意义的语词，它们的基本意义往往和“柳条编的东西”（wicker-work）或“枝条”（wattle）有关系。德语Wand从动词winden变来，它的原义是“缠绕”或“编织”（towind, tointer-weave）。盎格鲁-撒克

逊语 (Anglo-Saxon) 的 “winden manigne smiceme wah” 等于英语的 “to weave many a fine wall”，用现在通行的意义来翻译就是“编许多很好的墙”。墙怎么能编呢？据考古学家发掘史前遗址的结果也发现许多烧过的土块上面现出清晰的柳条编织物的痕迹。这就是一种所谓“编砌式” (wattle and daub) 的建筑。它或者用柳条编的东西做底子上面再涂上泥，或者把泥舂在两片柳条编的东西的中间。由此可以使我们推想欧洲古代的墙也和中国现在乡村的篱笆、四川的竹篾墙或古代的版筑一样，并不是铁筋洋灰的。又如英语的 window 直译是“风眼” (wind-eye)。在许多语言里用来指“窗”的复合词，“眼”字常常占一部分。像峨特语 (Gothic) auga-dauro 直译是“眼门” (eye-door)。盎格鲁-撒克逊语的 egpyrel 直译是“眼孔” (eye-hole)，在梵文 (San-skrit) 里我们找到 gvāksa 的意思是“牛眼” (ox-eye)，还有俄语的 okno，它的语根和拉丁语的 oculus 有关系 (直译是“小眼” a little eye)。要想解释这些关于“窗”的语词，我们还得回想到古代的建筑制度。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最古的房子或者用柳条编的东西造成，或者用木头造成。在这两样建筑制度之下是不容许有一个四方形大窗的。现在昆明近郊的傈傈叫窗做 [ʃu ʔgu ↓ na ↓] 也是窗眼的意思。又如英语的 fee 是古英语 feoh 的变化例，它的意义是“牲口，家畜，产业，钱” (live-stock, cattle, property, money)。在日耳曼系语言的同源词 (cognates) 里，只有峨特语的 faihu [ʼfehu] 含有“产业”的意义；所有其他的语言，像德语的 Vieh [fi:] 或瑞典语的 fä [fe:]，只有类乎“家畜 (若干头)”“牲口 (若干头)”的意义。在别的印欧系语言的同源词也和上面所说的情形一样，像梵文的 [ʼpaçu] 或拉丁语 pecu。可是拉丁语还有演

化词pecūnia “钱” (money) 和pecūlium “储蓄” (savings) 或“产业” (property)。这些例子可以使我们确信古时候拿牲口当做一种交易的媒介物。照这同样的方法，就是像德语Lade, Laden, einladen那一堆意义复杂的词，我们根据历史也可以把它们中间的关系弄清楚。Laden的意义是“装载” (to load)，由它和盎格鲁-撒克逊语hladan和斯拉夫语 (Slavic) klada “放，安置” (to lay, to put) 的语音近似，我们很足以解释它。名词Lade的意义是抽屉 (drawer)，好像也和古北欧 (Old Norse) 语hlaða “仓房” (英语lath) 很相近。这两个语词都含有动词的基本意义，所指的都是一个贮藏所。可是Laden的意义是“铺子”和“护窗板” (shop and window-shutter—Fensterladen)，如果不研究这个语词所指的东西的历史，那就不能解释了。Lade本来有“板条”的意义 (参照英语lath)，在玻璃还没输入以前通常是用木条做护窗板的。并且沿街叫卖的小贩用两个木架支起一块木板在市场里把货物陈列在它上头，他们也叫它做Lade，这就是最原始的铺子，这个语词的现代意义就是从这些起源发展出来的。我们再研究一下文化的历史，也就可以把einladen (to invite) “邀请”和Vorladung (a summons) “传票”两个语词的意义弄清楚了。梅邻阁 (Meringer) 为打算解释这个语词曾经注意到一种流播很广的风俗，就是法庭递送一个木板去传人到案。在波希米亚 (Bohemia) 的有些部分像这样的“Gebotbrett”还仍旧沿家递送。它是一块带柄的木板，布告就粘在或钉在它上头。所以Laden是从名词lap (to board a person) 演变出来的一个动词，它的用法恰好

像英美的“blackball”^①和希腊的“ostracize”^②一样。从einladen, Vorladung的用法指递送木板传人出席法庭，于是现代普遍当作“邀请”的意义才演变出来了。

此外，还有大家天天离不开的两个字，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语源，那就是dollar和money。Dollar最后是从德语Taler借来的，它是Joachimstaler的缩写，原来是从Joachimstal（“Joachim's Dale”）演变出来的。Joachim's Dale在波希米亚（Bohemia），当16世纪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山谷铸造过银币，因此现在就拿dollar当作银币的名称。至于money的语源又是怎么来的呢？当初罗马的造币厂设在Jūnō Monēta的庙里，monēta的本义只是“警戒者”（warner），和钱币渺不相关。因为在Jūnō Monēta有造币厂，所以罗马人就用Moncēta这个字代表“造币厂”（mint）和“钱币”（coin, money）两个意思。英语的mint是原始英语直接从这个拉丁语词借来的；英语的money是中古时间间接从古法语借过来的。^③

Style这个字在现代英语里意思很多，最流行的就有好几种：

（1）文体或用语言表现思想的体裁（“mode of expressing thought in language”）；（2）表现、构造或完成任何艺术、工作或制

① 英美风俗在投否决票时用一种黑球，本来是名词，但逐渐演变成动词，例如，“to blackball a candidate”。

② 古希腊雅典的风俗，凡人民所憎恶的人，不问他有罪无罪，如由公众投票可决，即流亡国外10年或5年。因投票记名于牡蛎壳上，故名ostracism，从这个字转成动词即含有“放逐”或“摈斥”的意思，例如：“He is ostracized by polite circle.”

③ 以上所引印欧语各例参看L. R. Palmer, *Modern Linguistics*, pp. 152~156;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pp. 428~429。

造物的特殊方法，尤其指着任何艺术品而言（“distinctive or characteristic mode of presentation, construction, or execution in any art, employment, or product, especially in any of the fine arts”）；

（3）合乎标准的风格或态度，尤其指着对于社交上的关系和举止等而言（“mode or manner in accord with a standard, especially in social relations, demeanor, etc.”）；（4）流行的风尚（“fashionable elegance”）。可是咱们若一推究它的语源那可差得远了。这个字原本从拉丁语的stilus来的。在罗马时代，人们是在蜡板上写字的。他们并不用铅笔或钢笔，而用一种铁、硬木或骨头制成的工具。这种东西一头儿是尖的，用来写字；一头儿是扁平的，用来擦抹——换言之，就是把蜡板磨平了，好让它可以反复地用。这种工具叫作stilus或stylus。它本来指着写字的工具而言，意义渐渐地引申，就变成用这种工具所写的东西、任何写出来的文章、作文的风格和体裁、作文或说话的特殊风格等等。Stylus这个字进到法文后变成“style”，读作[sti:l]，意义还保持着上面所说的种种。当它进到英文时读音就变成[stail]了。至于“高尚的举止或态度”或“流行的风尚”这个意义，那是最后在英语和法语里引申出来的。虽然这样，style的本义在《韦氏字典》却仍然保存着，它的第一条解释就是“古人用以在蜡板上写字的尖笔”（“an instrument used by the ancients in writing on wax tablets”）。同时，stylus也由拉丁语直接借进英文，仍然保持它的本义。在现代英语里，因为stylus流行，style的第一个意义就慢慢儿地消灭了。

Needle这个字也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来源。但是它最初并不指着那种精巧做成的钢制品，像我们现在心目中所认识的“针”。它最